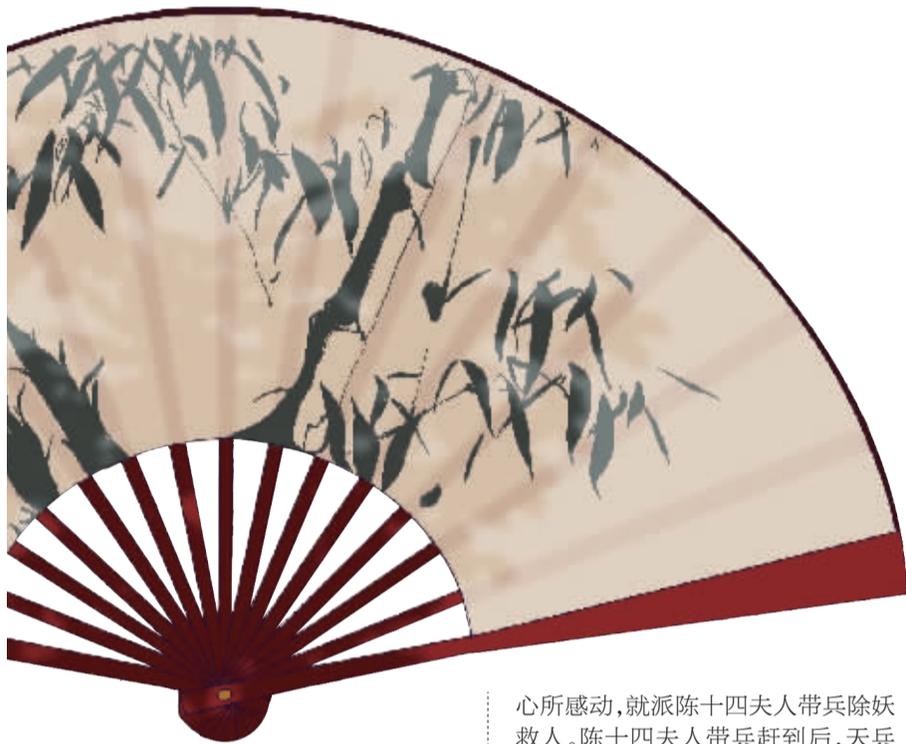
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扇子

□李 轩

你家里有扇子吗？

你还会用扇子吗？

至于我，家里有三把扇子，一把麦秆扇，是母亲十多年前从家乡带来的，说要五十块钱一把，现在已很少有人编了，怕是以后会没有了，买一把做个纪念。另两把是折扇，从没用过，装在盒子里，好在也不太占地方，两次搬家都没舍得丢掉。

麦秆扇就在我的卧室，今年只用过一次，不过，不是拿来扇风凉的。干嘛？轻罗小扇扑飞蛾。家里的电蚊拍电没了，一只飞蛾不知怎么进来的。

前些天的一个晚上，刚睡下，一只蚊子在耳边嗡嗡叫，我又顺手拿起扇子在寻找，可一想到这扇子都是文物了，这样打蚊子太“损”了，终又放回原处。往事如微风如扇子扇来的风吹拂而来，竟一时难入眠。

我童年的夏天，是与扇子——更准确地说是与麦秆扇连在一起的，没有扇子的童年夏天，真不知怎么度过。

夏夜的临睡前，扇子与故事是捆绑在一起的。

一些时候，扇子的扇动与故事的讲述展开是同步的。记得特别享受的是开头，这时，外婆扇来的风匀称而凉爽。

这个与龙灯有关联的故事是我们当地的民间传说，外婆讲得最多了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。

美丽的姑娘冯小凤和英俊彪悍的后生周大龙青梅竹马，相亲相爱，本来这年中秋月圆之夜，他们就要结婚了，但西山上的罗阳洞里蛇妖作怪害民，用妖法把冯小凤吸进了罗阳洞，周大龙带着村里后生去解救，也被蛇妖抓走了。村民无奈只好烧香参拜，祈祷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解救这对恋人。观音被村民的一片赤诚之

心所感动，就派陈十四夫人带兵除妖救人。陈十四夫人带兵赶到后，天兵天将与蛇妖展开了激战，妖蛇负隅顽抗，用铁罩罩住整个山头，躲进山洞，坚守不出。陈十四夫人为了不误伤村民，决定智取。根据蛇妖贪淫好色的特点，故意设计了一个彩灯阵，名叫“龙凤灯”，由六姐九妹执灯出舞，并设计阵容。蛇妖不知是计，果然被六姐九妹美丽的容貌所迷，偷偷出来看舞灯。陈十四夫人见妖精上当，一声号令，天兵神将将它一齐围住，大杀一阵，妖蛇欲逃命，陈十四夫人飞过神刀，斩了妖蛇，灭了妖兵，打开铁罩，解救了冯小凤和周大龙。

一些时候，扇子摇动的凉风会略略早于故事，这是因为我与外婆像是在做生意似的讨价还价，小脚而又不识字的外婆故事不多，像人家挑剩下的不多的歪瓜裂枣，但也还是有挑选的余地。这样的前奏曲想起来颇有美意，实际上，它也与故事扭结在一起，或者说，成了故事的一部分。

故事的进行和展开当然会与扇动的凉风同步，像当时孙敬修爷爷小说连续广播的伴奏；但也不尽然，会有间断和停顿。外婆一只手扇累了换另一只手的间隔时间很短，而且，这接下来一阵凉风会比刚才的更舒适些，我闭着眼睛也感觉得到。当讲到情节紧张的时候，如天兵天将与蛇妖大战、恶有恶报时，我会感觉凉风更凉了，风速也快了，还真有点说书人手上的打击乐器的味道。

扇子还起到音乐过门的作用，扇在扇，故事停一下不会冷场。扇子还起到标点符号的作用，故事讲完了，扇子还在扇风，像是省略号，引人深思。扇子或者说扇在动还是一种修辞手法，更准确地说是说对说的故事进行自觉不自觉地描摹和修饰，借助力度和风速。通过扇子和微风，我觉得故事和人物变得更可感可触，永难忘记。

当夜渐渐往深里掉时，老外婆会像我们军训时走正步一样，出现手脚不协调的现象，有时在扇着，故事没了；有时故事在，微风没了，需要我用语言和动作提醒。故事与扇子，就像是太阳与月亮，咖啡与伴侣，我甚至有理由相信，没有扇子，外婆还会讲故事吗？六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不记得外婆在寒冷的冬夜曾讲过故事，是冬

夜不需要故事，抑或，故事会让冬夜更冷？

更有趣的是外婆常会把故事讲串了，就像小朋友背古诗词串了一个样：“床前明月光，春眠不觉晓……”李白听了大概也禁不住胡子乱颤。外婆有时是把人名给串了，有时把事情串了，这都需要我留半只耳朵辨别，有时会去提醒她，有时故意不说，因为我发现这故事听起来别有一番味道，好像是再创作似的。比如说吧，明明是陈十四夫人带兵除妖救人，她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么说的，可有时她会说成是张天师带兵除妖救人，这害得我又想起了她说的天师楼的故事，并费脑费力地要在两个故事之间切换。张天师的本事更大啊，如果他带兵来会是怎么样的呢？

记忆中的故乡，大家都用麦秆扇，只因为就地取材方便，一般的妇女都会编。我外婆还是编织的高手，她常常会编上十来把，放在一个竹篮里，送到县城里，每把卖一角或一角五分。

长大后，我用过各种扇子，如折扇、蒲扇、纸扇、竹扇等，还是觉得麦秆扇最好用，一个是贴肉，你想，用麦秆编成的能不贴肉舒服吗？过去大男人光膀子在竹床上午睡，一手拿着扇子盖在肚子上就不会着凉。另外，小孩子睡着了，麦秆扇压在身下，没事。二是感觉扇来的风特别凉爽，这不仅是我的感觉，村里很多人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有一种修辞手法叫通感，难不成他们也知道？如果说不知道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往深里究，这风还是那个风啊？这很让我有点不解。

老家春天种大麦、小麦，小麦细腻好吃，大麦粗些难吃些。大麦长长的须很好看、很好玩，塞进小伙伴的裤脚里直往上窜。家乡的麦秆扇就是用大麦的秆编的。将去粒的大麦秆在河沟里浸泡两天，剪去穗头部分，再作适当挑选，拿掉一些不合适的就可编了，连我们小孩也会。不过大人用作编扇子的稍稍复杂一些，要包裹进一根细竹丝，用以增加其硬度。编啊编，带子越来越长，在妇女身边脚下蜿蜒、围聚，与孙犁小说《荷花淀》描写的有几分相像：“她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”

接下来要把这朵云彩收了，用针线把带子拗成小圆，将边缘连结处缝上并逐渐扩大再扩大，直至成为一把扇子。当然，小孩子的扇会小些。扇面完成后会放在重物下压那么一两天，让它更平整。

该准备扇柄了，要碗大的竹子，破开，分解成扇柄一样大，再留下表皮一小部分，然后用刀剖开，一般在扇柄一半位置，用以将扇面夹住。当时扇柄一面的青皮都是用刀刮去的，现在想来，完全没必要，这不更显得原生态吗？固定扇面用铁丝或粗线，一般两根，一根在扇面中心往上

一寸左右位置，另一根绑在扇面最下边沿靠上两寸处，捆绑扇柄的地方两面会作一小小处理，用刀挖一个不细看很难发现的凹槽，以使固定的东西不会上下移动。

讲究一点的人会在扇面中间两面各剪一小块圆布头缝上，起装饰作用。有的将扇面四周都用布包起来缝上，因为扇子四周最容易破。扇柄表皮的另一面平整，适合写名字、做记号，有的仅仅是名字，有的居然也写成某某某办，像一些箩筐上的一样，估计是写习惯了。

当时的夏天，你若没一把扇子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就像现在的手机。妇女串门拿在手上，大老爷们有时会插后背上。我们小孩出门倒是不带的，因为碍事、容易丢，尽管这样，丢扇子还是常事。家里一定有一把自己专属的，有时专属的不知属到谁那里去了，拿了大人的用，大人找不到自己的扇子，发现是我们孩子拿了，这孩子肯定会挨一顿臭骂。大人抢过扇子，有时候甚至还会倒过扇子，将扇柄作打人工具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丢了几把了？以后就用手扇好了。”不过说归说，不出两天，又会为你做把新的。可新的扇子刚拿手上，咦，老的在橱后背露出一个角来，赶紧不声不响地把这一角也塞了进去。

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。”没了扇子，这一切皆变得不可能。以后的孩子如何理解“公子王孙把扇摇”？没了扇子的济公还是济公吗？生活与时代，文学与艺术，不知不觉地疏离了扇子，让人不禁一声叹息。

“清风任动生”。据报载，摇扇子手指动、手腕动，肘动、臂动，肩关节动，脑子动，上半身都在运动，有利于血液循环，可预防老年痴呆，预防和治理肩、肘、腕关节疾病。看来，媒体要加强宣传力度，让人们把丢了

